

孝友堂家規
孝友堂家訓
蔣氏家訓

恒產瑣言
聰訓齋語
德星堂家訂



恒
產
瑣
言

張英纂

中
華
書
局

恆產瑣言

張英纂仕履已見

三代而上田以井授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尺寸之地皆國家所有民間不得而私之至秦以後廢井田開阡陌百姓始得私相買賣然則三代以上雖至貴鉅富求數百畝之田貽子及孫不可得也後世既得而買之矣以乾坤之大塊國家之版圖聽人畫界分疆立書契評價直而鬻之縣官雖有易姓改氏而田主自若董江都諸人亦憤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欲行限民名田之法立爲節制而不果行其乃祖乃父以一朝之力而竟奄有之使後人食土之毛善守而不輕棄則子孫百世苟不至經變亂亦斷不能爲佗人之所有嗚呼深念及此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人家子弟從小便讀孟子每習焉而不察夫孟子以王佐之才說齊宣梁惠議論闊大志趣高遠然言病雖多端用藥止一味曰有恆產者有恆心而已曰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已曰富歲子弟多賴而已重見疊出一部孟子實落處不過此數條而終之曰諸侯之寶三土地又嘗讀蘇長公集其天才橫軼古今無儔匹宜若不屑屑生計者遊金山之詩曰有田不去如江水遊焦山之詩曰無田不去寧非貪其題王晉卿煙江疊嶂圖詩亦曰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可知此老胸中時時有此一段經畫生平欲負陽羨之田至老而其願不償今人動言才子名士偉丈夫不事家人生產究至謀生無策犯孟子

之戒而不悔。豈不深可痛惜哉。天下之物。有新則必有故。屋久而頽。衣久而敝。賊獲牛馬。服役久而老且死。當其始重價以購。越十年而其物非故矣。再越十年。而化為烏有矣。獨田之爲物。雖百年千年而常新。卽或農力不勤。土敝產薄。一經糞溉則新矣。卽或荒蕪草宅。一經墾闢則新矣。多興陂池。則耨者可以使之潤。勤薅茶蓼。則瘠者可以使之肥。亙古及今。無有朽蠹頽壞之慮。逃亡耗缺之憂。嗚呼。是可寶也哉。吾友陸子名道霖。字洵若。浙江人。今爲歸德別駕。其人通曉事務。以經濟自許。在京師日。常與之過從。一日從容談及謀生。畢竟以何者爲勝。陸子思之良久曰。予閱世故多矣。與質貿易。權子母。斷無久而不弊之理。始雖乍獲厚利。終必化爲子虛。惟田產房屋二者。可持以久遠。以二者較之。房舍又不如田產。何以言之。房產乃向人索租錢。每至歲暮。必有幹僕盛衣輶著靴。誼譁叫號以取之。不償則剋于官長。每至爭訟雀角。甚有以奮鬪窘逼。而別生禍殃者。稍懦焉。則又不可得矣。至田租則不然。子孫雖爲齊民。極單寒懦弱。其僕不過青鞵布襪。手持雨傘。詣佃人之門。而人不敢藐視之。秋穀登場。必先完田主之租。而後分給私債。取其所本有。而非索其所無。與者受者。皆可不勞。且力田皆愿民。與市廛商賈之狡健者不同。以此思之。房產殆不如也。予至今有味乎陸子之言。

嘗讀雅頌之詩。而歎古人之于先疇。如此其重之。楚茨大田之詩。皆公卿有田祿者。周有世卿。其祖若父之采地。傳諸後人。故曰曾孫。今觀其言曰。我疆我理。曰我田既臧。曰我黍稷。我倉我庾。農夫愛其曾孫。則曰曾孫不怒。曾孫愛其農夫。則曰農夫之慶。以至攘醢者之食。而管其旨否。剝疆場之瓜。而獻之皇祖。

何其民風淳樸。上下相親如此。不止家給人足。無分外之謀。而且流風餘韻。有爲善之樂。後人有祖父遺產。正可循隴觀稼。策蹇課耕。雅頌之景。如在目前。而乃視爲鄙事。不一留意。抑獨何哉。

今人家子弟。鮮衣怒馬。恆舞酣歌。一裘之費。動至數十金。一席之費。動至數金。不思吾鄉十餘年來。穀賤。竭十餘石穀。不足供一筵。竭百餘石穀。不足供一衣。安知農家作苦。終年需體塗足。豈易得此百石。況且水旱不時。一年收穫。不能保諸來年。聞陝西歲饑。一石價至六七兩。今以如玉如珠之物。而賤價糶之。以供一裘一席之費。豈不深可懼哉。古人有言。惟土物愛厥心臧。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擊田家之苦。開倉糶穀時。當令其持籌。以壯夫之力。不過擔一石。四五壯夫之所擔。僅得價一兩。隨手花費了。不見其形跡。而已倉庫空竭矣。使稍有知覺。當不忍于浪擲。奈何深居簡出。但知飽食暖衣。絕不念物力之可惜。而泥沙委之哉。

天下貨才所積。則時時有水火盜賊之憂。至珍異之物。尤易招尤速禍。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積。則不能高枕而臥。獨有田產。不憂水火。不憂盜賊。雖有強暴之人。不能竟奪尺寸。雖有萬鈞之力。亦不能負之以趨。千萬頃可以值萬金之產。不勞一人守護。即有兵燹離亂。背井去鄉。事定歸來。室廬猶聚。無可問。獨此一塊土。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芟夷剽闢。仍爲殷實之家。嗚呼。舉天下之物。不足較其堅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予與四方之人。從容閒談。則必詢其地土物產之所出。以及田里之事。大約田產出息最微。較之商賈。不

及三四天下惟山右新安人善于貿易。彼性至慳嗇。能堅守。它處人斷斷不能。然亦多覆轍之事。若田產之息。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歲計不足。世計有餘。嘗見人家子弟。厭田產之生息微而緩。羨貿易之生息速而饒。至鬻產以從事。斷未有不全軍盡沒者。余身試如此。見人家如此。千百不爽。一無論愚弱者不能行。卽聰明強幹者亦行之而必敗。人家子弟。萬萬不可錯此著也。

人思取財于人不若取財于天地。余見放債收息。以及典質人之田產者。三年五年得本息如其所出之數。其人則曉曉有詞矣。不然則怨于心。德于色。浸假而並沒其本。間有酷貧之士。得數十金。可暫行于一時。稍裕則不能矣。惟地德則不然。薄植之而薄收。厚培之而厚報。或四季而三收。或一歲而再種。中田以種稻麥。旁畦餘隴。以植麻菽衣棉之類。有尺寸之壤。則必有錙銖之入。故曰地不愛寶。此言最有味。始而養其祖父。既而養其子孫。無德色。無倦容。無竭歡盡忠之怨。有日新月盛之美。受之者無愧怍。享之者無他虞。雖多方以取。而無罔利之咎。上可以告天地。幽可以對鬼神。不勞心計。不受人忌疾。嗚呼。更有物焉。能與之比長絜短者哉。

余旣言田產之不可鬻。而世之鬻產者。比比而然。聰明者亦多爲之。其根源則必在乎債負。債負之來。由于用度不經。不知量入爲出。至舉息既多。計無所出。不得不鬻累世之產。故不經者。債負之由也。債負者。鬻產之由也。鬻產者。饑寒之由也。欲除鬻產之根。則斷自經費始。居家簡要。可久之道。則有陸稼山量入爲出之法在。其法。合計一歲之所入。除宗給公家而外。分爲三分。留一分爲歉年不收之用。其二分。分爲

十二分。一月用一分。若歲常豐收。則是古人耕三餘一之法。值一歲歉。則以一歲所留補給。連歲歉。則以積年所留補給。如此始無舉債之事。若一歲所入止給一歲之用。一遇水旱。則產不可保矣。此最目前可見之理。而人不之察。陸梭山之法最詳。卽百金之產。亦行此法。使必富饒而後可行。則大誤矣。且其法于十二分。又分三十小分。余恐其大煩。故止作十二分。要知古人之意。全在小處節儉。大處之不足。由于小處之不謹。月計之不足。由于每日之用過多也。若能從梭山每月三十分之。更爲穩實。一月之中。飲食應酬宴會。稍可節省之。以此一月之所餘。另置一封。以周貧乏親戚些小之急。更覺心安意適。此專言費用不經。舉債而鬻產之由。此外則有賭博狹邪侈靡。其爲敗壞者無論矣。更有因婚嫁而鬻業者。紀爲可哂。夫有男女。則必有婚嫁。只當以豐年之所積。量力治裝。奈何鬻累世仰事俯育之具。以圖一時之華美。豈既婚嫁後。遂可不食而飽。不衣而溫乎。嗚呼。亦愚之甚矣。

吾既言產之斷不可鬻。雖然。鬻產之家。豈得已哉。其平時費用不經。以致舉債而鬻產。吾既詳言之矣。處承平之日。行量入爲出之法。自不致狼狽。因而爲累身之物。且將追怨祖父。留此累物以貽子孫。予見此亦不少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哉。欲無鬻產。當思保產。欲保產。當使盡地利。盡地利之道有二。一在擇莊佃。一在興水利。諺云。良田不如良佃。此最難論。主人雖有氣力心計。佃惰且劣。則田日壞。譬如父母雖愛嬰兒。却付之悍婢之手。豈能知其疾苦乎。良佃之益有三。一在耕種及時。一在培壅有力。一在蓄洩有方。古人言。農最重時。早犁一月。有一月之益。冬最良。春次之。早種一日。有一日之益。古晚禾不必在秋前一日。

至培壅。則古人所云百畝之養。又云。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詩云。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用力如此。一畝可得兩畝之入。地不加廣。畝不加增。佃有餘而主人亦利矣。善水凡水。最有緩急先後。當埽則埽。當待則待。當棄則棄。惟有良農老農知之。劣農之病有三。一在耕稼失時。一在培壅無力。一在蓄洩無方。若遇豐稔之年。雨澤應時而降。惰農劣農亦鹵莽收穫。隱其害而不覺。一遇旱乾。則彼之優劣立見矣。凶年主人得一石。可值兩石。而受此劣佃之害。悔何及哉。人家僮僕管莊務。每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良佃則家必殷實。有體面。而不肯諂媚人。且性必硬直樸野。飲食必節儉。又不聽僮僕之指使。劣佃則必情而且窮。諂媚僮僕。聽其指使。以任其饕餮。種種情狀不同。此所以性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至王人之田疇。美惡彼皆不顧。且又甚樂于水旱。則租不能足額。而可以任其高下。此積弊陋習。安可不知。且良佃所居。則屋宇整齊。場圃茂盛。樹木蔥鬱。此皆主人僮僕力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為之。劣佃則件件反是。此擇莊佃。為第一要務也。禾在田中。以水為命。諺云。肥田不敵瘦水。雖有膏腴。若水澤不足。則亦等石田矣。江南有塘有堰。古人開一畝之田。則必有一畝之水以濟之。後人狃于多雨之年。塘堰都不修治。堰則破壞。不蓄水。塘則淺且漏。不容水。每歲方春時。必有洪雨數次。任其橫流。而不收入。及亢旱束手無策。仰天長歎而已。人家僮僕管理莊事。以興塘幾石。修堰幾石。為開帳時。浮圖合尖之具而已。何嘗有寸土一錫。及于塘堰乎。夫塘宜深且堅固。余曾過江寧南鄉。其田最號沃壤。其塘甚小。不及半畝。詢之土人。知其深且陡。有及二丈者。故可以溉數十畝之田。而不置。吾鄉塘最多。且大有數畝者。有十數畝者。然淺且漏。大雨後亦不滿。稍旱

則露底田待此爲命。其何益之有哉。向後興塘築堰。必躬自閱視。若有雨之年。塘猶不滿。其滲漏可知。急加培築。大抵劣農之性情。而見識淺陋。每徼倖于歲之多雨。而不爲預備。僮僕既以此開入花帳。又不便向主人再說。一遇亢旱。田禾立槁。日積月累。田瘠莊敝。租入日少。勢必鬻變。此與水利爲第一要務也。若不知務此。而止云保守前業。勢豈能由已哉。

予置田千餘畝。皆苦瘠。非予好瘠田也。不能多辦價值。故寧就瘠田。其膏腴沃壤。則大有力者爲之。余不能也。然細思膏腴之價數倍于瘠田。遇水旱之時。膏腴亦未嘗不減。若豐稔之年。瘠土亦收。而租倍于膏腴矣。膏腴之所以勝者。鬻時可以得善價。平時度日。同此稻穀一石耳。無大差別。且腴田不善經理。不數年變而爲中田。又數年變而爲下田矣。瘠田若善經理。則下田可使之爲中田。中田可使之爲上田。雖不能大變。能高一等。故但視後人之能保與不能保。不在田之瘠與不瘠。況名莊勝業。易爲勢力家所垂涎。子弟鬻田。必先鬻善者。予家祖居田甚瘠。在當時與作盡善。故稱沃壤。四世祖東川公卒時。囑後人葬于宅之左。曰。恐爲勢家所奪。由此觀之。當時何嘗非善地。今始成瘠壤耳。惟視人之經理不經理也。嘗見荒瘠之地。見一二土著老農之家。則田疇開闢。陂池修治。禾稼茂鬱。廬舍完好。竹木周布。居然一佳產。其仕宦家之田。則荒敗不可觀。汝儕試留心察之。

人家子弟。每年春秋。當自往莊細看。平時無事。亦可策蹇一往。然徒往無益也。第一當知田界。田界不易識也。令老農指視一次。不能記。而再三。大約五六次復熟。有疑處便問之。勿以曾經問過。嫌于再問。恐被

人譏笑。則終身不知矣。第二當察農夫用力之勤惰。耕種之早晚。蓄積之厚薄。人畜之多寡。用度之奢儉。善治田以爲優劣。第三當細看塘堰之堅固淺深。以爲興作。第四察山林樹木之耗長。第五訪稻穀時值之高下。期于真知確見。若聽僮僕之言。深入茅檐。一坐一飯一宿。目不見田疇。足不履阡陌。僮僕糾諸佃人環繞讀誦。或借種稻。或借食租。或稱塘漏。或稱屋傾。以此恫喝主人。主人爲其所窘。去之惟恐不速。問其疆界。則不知。問其孰勤孰惰。則不知。問其林木。則不知。問其價值。則不知。及入城遇朋友。則彼揖之曰。履畝歸矣。此笑之曰。循行阡陌回矣。主人方自謂。吾從村莊來。勞苦勞苦。嗚呼。何益之有哉。此予少年所身歷者。至今悔之。大約人家子弟。最不當以經理田產爲俗事鄙事。而避此名。亦不當以爲故事。而襲此名。細思此等事。較之持鉢求人。奔走囁喘。孰得孰失。孰貴孰賤哉。

人家富貴兩字。時之榮寵耳。所恃以長子孫者。畢竟是耕讀兩字。子弟有二三千金之產。方能城居。何則。二三千金之產。豐年有百餘金之入。自薪炭蔬菜雞豚魚蝦醢醢之屬。親戚人情應酬宴會之事。種種皆取辦于錢。豐年則穀賤。歉年穀亦不昂。僅可支吾。或能不致狼狽。若千金以下之業。則斷不宜城居矣。何則。戶鄉則可以課耕數畝。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雞豚畜之於柵。蔬菜畜之於圃。魚蝦畜之於澤。薪炭取之於山。可以經旬歷月。不用數錢。且鄉居則親戚應酬寡。即偶有客至。亦不過具雞黍。女子力作。可以治紬績衣布衣。策蹇驢。不必鮮華。凡此皆城居之所不能。且耕且讀。延師訓子。亦甚閒靜。並無餘蓄。何致爲盜賊所竊。吾家湖上翁。甚得此趣。其所貽不厚。其所度日。皆較之城中數千金之產。更爲豐腴。且山

水間陵游俯仰復有自得之樂而無窘迫之憂人苦不深察耳果其讀書有成策名仕宦可以城居則出人城居一二世而後宜於鄉居則再往鄉居鄉城耕讀相爲循環可久可大豈非吉祥善事哉況且世家之產在城不過取其額租其山林湖泊之利所遺甚多此亦勢不能兼若貧而鄉居尚有遺利可收不止田租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

予仕宦人也止宜知仕宦之事安能知農田之事但余與四方英俊交且久閱歷世故多五十年來見人家子弟成敗者不少鬻田而窮保田而裕千人一轍此予所以諄諄苦口爲汝輩陳說先大夫戊子年析產予得三百五十餘畝後甲辰年再析予一百五十餘畝予戊戌年初析爨始管莊事是時吾里田產正當極賤之時人問曰汝父析產有銀乎予對曰但有田耳問者索然予時亦曰田非不佳但苦急切難售耳及丁未後予以公事有稱貸遂賣甲辰年所析百五十畝予四十以前全不知田之可貴故輕棄如此後以予在仕宦又不便向人賸取至今始悟析產正妙在無銀若初年寬裕性既習慣一二年後所分既盡悵悵然失其所恃矣田之妙正妙在急切難售若容易售則脫手甚輕矣此予晚年之見與少年時絕不相同者也是皆予三折肱之言其思之毋忽